

第
四
十
九
辑

老照片

我们的初中生活(上) 叶维丽 马笑冬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杜 高
袁家旧事 柏均和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图像背后的异国情缘 刘振宇
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毛泽东的报告 徐宗懋
有感“清华老照片” 章开元
“金山”寻梦人 刘博智



山东画报出版社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徐宗懋 供稿



60年前的春游合影

吉人供稿

目 录

- 叶维丽 马笑冬 我们的初中生活(上)·····1**
 两位“老三届”女生,对自己当年接受“革命化”教育的回忆与反思·····
- 杜 高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16**
 照片的主人们在发出这“瞬间一笑”时,显然还未意识到苦难不过刚刚开始,尚未体会到北大荒的寒冬将是何等的严酷·····
- 姚小平 波峰浪谷间的鲍文蔚·····27**
 《巨人传》译者的一段崎岖人生之路·····
- 沈苏儒 感念罗俊·····41**
- 柏均和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袁家旧事·····55**
- 刘振宇 图像背后的异国情缘·····72**
 新发现的老照片,讲述了青年张大千的一段异国情缘·····
- 华亦增 我们的父亲华霁荪·····78**
- 孙清鼎 一本旧相册·····84**
- 徐宗懋 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毛泽东的报告·····91**
 这份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的报告,反映了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表面上和善相待,实则剑拔弩张。是另一种真实的记录·····
- 李 凡 我的童年·····114**
 特殊的年代,为作者留下了特殊的童年记忆·····

老照片

陈宇舟	1930年代的儿童照·····	120
胡志远	四野后勤机关南下·····	122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四野打了两个。从白山黑水打到海南岛。回顾这段历史，作者觉得很光荣·····	
徐义亨	难忘的记忆·····	124
章开元	有感“清华老照片”·····	127
任建国	“文革”中的乡村宣传队·····	139
刘博智	“金山”寻梦人·····	143
张 蕾	我的三个爷爷与《老照片》·····	156
冯克力	“下必甚焉”·····	157

《老照片》丛书

出 版 人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技术编辑

张 涛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人生况味·

我们的初中生活（上）

叶维丽 马笑冬

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她们分别于1963和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女八中。叶维丽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马笑冬1990年代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以下是她们对自己少女时代生活的一段回忆。

——编者

叶：从小学到中学，是咱们青少年成长的一段很关键的时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强化了“革命化”教育。咱们这一代狂热地投入“文革”，当红卫兵不是偶然的，“革命化”的那一段的准备非常重要，但现在人们不再提它了。

马：你为什么这么说？

叶：这个看法我也是近来慢慢意识到的。要说明这个变化的过程，还是从咱们上中学谈起吧。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有个非常大的心愿，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师大女附中。但是由于考试时粗心，我没有能考上第一志愿，而只好上了我的第三志愿：北京第八女子中学。我为此哭了好长时间，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没办法，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叶：女八中也是个不错的学校啊。



图① 1950年代中期，叶维丽在颐和园。

马：是啊。女八中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大学，鲁迅曾在那里任教，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她们因为抗议北洋政府被杀害，鲁迅为此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这个学校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出名。就这一点来说，进女八中我还是多少有些安慰的。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现在还在女八中校园里，坐落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子。

叶：女八中离新华社大院很近，我常从那儿经过，对它也很熟悉。现在的建筑还是当年鲁迅教书时的老楼，民初的设计吧？看起来很古典了。

马：女八中的校舍建筑是比较特殊。它由两个大四合院组成，每个四合院都是两层，很高，两个院子由门洞和廊子相连接。我记得很清楚，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学校时，里面热闹极了。每个门洞和廊子都有高年级的学生拿着各种各样业余兴趣小组的

牌子招揽新成员，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你：你想打篮球吗？你喜欢书法吗？你想参加舞蹈组吗？这些女学生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我到女八中没太长时间就当学校大队宣传委员，我的任务主要是出学校的墙报。

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是个不起眼的学生。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的中学已经全部是男女合校了，在“文革”以前还有很多女校和男校。我还是很喜欢女校的气氛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所都不办了。

马：我也很喜欢女校。

叶：我喜欢女校是因为女生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要不然可能容易受到男生的“压”，也会出现其他青春期的问题，像小男女互相调情什么的。女生在一起单纯多了，但也可能把咱们弄得太单纯了，比较“傻”。

马：你这么说不也有道理。

叶：我对开学第一天的印象，只记得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孩，也是新生，她告诉我她在小学是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就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你曾经是不是少先队的干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个新的标准开始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待会儿咱们再说。在中学我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到今天还有很多来往，但中学的班集体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没有再遇到像小学吴老师那样的老师，大概是因为开始进入青春期，对老师不像在小学那么容易接受，毛病看到的多了。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的是教我英文的王老师。我们年级有六个班，三个班学英语，三个班学俄语，很庆幸我学的是英语，现在派上了用场。当时英文不是很主要的课，我也不太重视。很多年后我又开

始自学英语，才意识到初中时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语音语调，使我得益极大。王老师个子很高，有些驼背，慈眉善目的，说话非常温和，听说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她只教书，课外和我们很少接触。

马：不知为什么，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几乎没有一个能记得住的，连他们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问题，也不认为老师不好，而是觉得他们只是教书，没有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对学生们的生活信念有所影响。

叶：那我们在小学遇到吴老师这样的老师，是十分幸运了。就在我开始上中学以后，中国变得越来越革命化，我对初中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革命化过程的逐步深入。像王老师这样的老教师，越来越觉得她在“夹着尾巴做人”。而在小学的时候，老教师还是很受尊重的。

马：你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作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我想革命化既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在一段时间里也是一场运动。在“文革”前二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整风”，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革命化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叫“热身”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做准备，而我们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革命化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二。头一次经历这样的运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虽然没有停课，但是会一下子多起来了，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这就是“运动”吧。这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马：对革命化我是积极参与的。我记得当时一是强调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强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叶：当时的提法是“反修防修”，苏联成了修正主义，美国也希望中国“变修”，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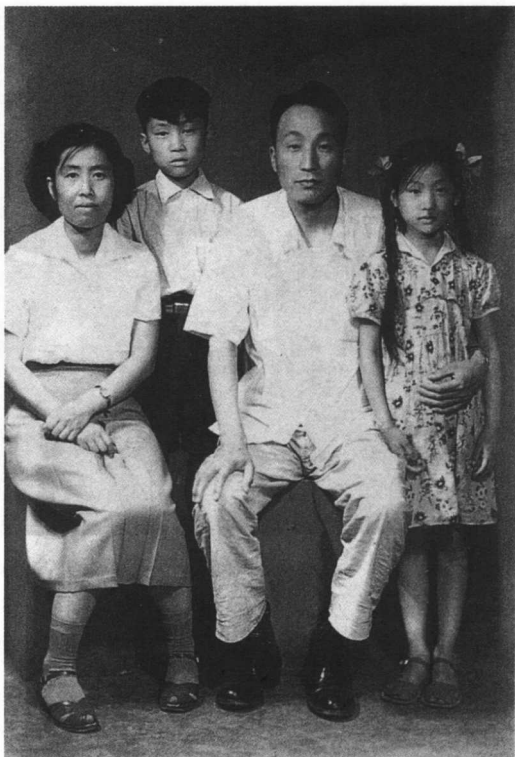
就是咱们这一代身上。中国要坚持继续革命，要做世界革命的堡垒，我们这一代人要做革命接班人。小时候更多听到的是咱们是“祖国的花朵”，而现在成天是要咱们做“接班人”。

马：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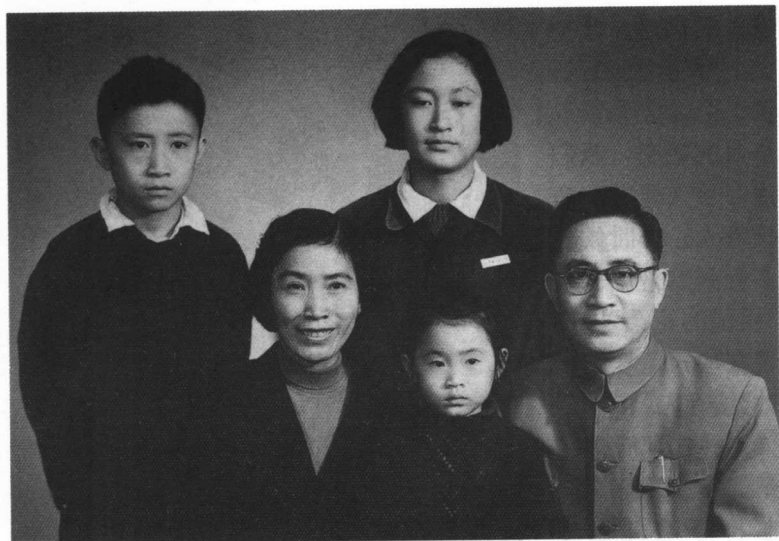
叶：给咱们的感觉，除了中国和少数没有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咱们去解放。

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因为它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

叶：对这段话我的感觉和你的有些不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准备创造的世界岂止是天壤之别！而



图② 1950年代末，马笑冬与父母、哥哥在北京。



图③ 1965年秋，叶维丽一家在北京。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现在想起来让人感到一种痛楚，也深深地感到一种irony(具有讽刺性的)。这是解释不清楚的情绪。

马：当时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开始形成了我的特殊感，因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家庭成分这些事，因为没有人讲。革命化时，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

叶：强调“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变化。“文革”开始，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和这段的准备分不开的。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可是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漠。因为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令人瞩目(我们班到了五、六年级，没

有入少先队的同学只有两个，其中一个他爸爸是部队的将军，家庭出身绝好，可并没有因此让他入队)。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大概是填表的时候互相看到的。民主人士不那么吃香了。如果你的父母是地主、资本家，或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你的家庭出身就是不好的。

马：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叶：出身这样家庭的同学就开始被排斥在一些活动之外了。那时候不是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吗？一欢迎就停课，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不让去了。不是因为这个人表现不好，纯粹是因为她的家庭问题。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什么原因中途回到教室，看到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教室里自习，我还记得这个同学看到我时显得若无其事似的，我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我想她内心承受的压力一定非常大，才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孤立。而“革干子弟”、“革军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家庭出身。我们学校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那次给我的印象很深，过去从来没有把人这样地区分过。

马：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叶：可能是1965年的时候，还没到1966年，我们上初二和初三之间。本来同学之间，可能由于其他原因有区别，比如高矮、性格爱好不一样啦。我的个子比较高，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她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出进进，一起谈论各种事情，没有觉得什么。但这个时候出身一下子变成了划分人最重要的分野。我们学校每次在礼堂开会，因为椅子不够，总要我们从教室带上椅子去，每次全班走的时候稀里哗啦一片响，人走了以后教室空空荡荡。我记得那次全校干部子弟开会，留下全班大部分同学默默地坐着。我拖着椅子走时，心里对留在教室的同学有些歉意，这样分，因为家庭分，这是第一次，平时都是挺要好的



图④ 1960年代末，在云南西双版纳做知青时的马笑冬（左一）。

朋友，怎么就这样把人划分了？

马：你们开会都说什么？

叶：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特别会说，煽动性极强，跟女学生说话可以说得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的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有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我没有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我前面也提到过，那种感觉就是：我们

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大概是不可分的。就这样，千部子弟变成了特殊的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也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不过当时不只是一要千部子弟做“接班人”，咱们这代人都得准备做接班人。而革命化运动就是强化这种准备。

马：“革命化”的时候让你检查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有什么私心杂念。有点儿“私心”都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初一有个同学检查自己赛跑的时候，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怎么坏的思想？

马：具体的不清楚。这事我是听她们班一个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们都不敢睡觉，怕那女孩跳楼……

叶：有那么严重？

马：就是啊。那女孩当时也就十四岁。“革命”这两个字在当年竟是这样深入人心，能把我们这些刚上初中的孩子全都卷进去。

叶：走火入魔了。我们学校的气氛也非常浓。人人都得暴露思想，写思想总结，暴露思想好的人就到全校大会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我记得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有“成名成家”思想。有的同学批评自己想当有成就的工程师，还有人批评自己想当电影演员。你还记得吗，在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现在这种思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受到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的一种否定。在广播里我曾经听到一个高中的学生暴露思想。她的父亲是个大文化名人，她说看不起她妈妈，嫌她妈妈粗鲁，她批评自己这种看法

不正确，说是“资产阶级”的。当时我有些惊讶她怎么可以这样来讲家里的人，她妈妈知道吗？后来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班一个军队干部子弟暴露的思想，说她过去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后来她在街上老觉得别人看她，她就觉得自己好看了。

马：这算是很私人的想法了。自从革命化以后，爱美、爱打扮就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所以对美是不想也不提的，尤其对在街上左顾右盼、自我感觉很好的女人特别看不上。

叶：“文革”前社会上还是有一些爱打扮的女人，可是后来这种女人的形象越来越变成反面的了。

马：变成是只要你爱美你这个人就不好。

叶：咱们的外表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变的，穿得越朴素越革命。

马：对我来说，革命化最具体的就是要艰苦朴素，在形式上和资产阶级的吃喝玩乐、梳妆打扮、怕苦怕累的行为及思想决裂。我做得很极端。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古代小姑娘梳得那样，很漂亮。这张照片我到现在还有。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成了短发。而且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那时年轻，头发很多，又剪那么短，洗完头干了以后，头发全蓬起来了，要多傻有多傻。所以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洗头，快干了后就睡觉，把头发压平。那时我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娇滴滴的样子，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被这些人搞坏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那样，要把所有的矫揉造作全去掉。

叶：你小时候是很爱美的呀，现在不让你美了，你有没有感到别扭？

马：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对我来讲那样做不是自觉的，而且是我积极追求的。就像你说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子。小时候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公主头上的桂冠和长长的披风羡慕不已。有一次手工课我做了一个公主戴的纸冠，做得很好，一做完马上就戴上了。戴上之后觉得特别好看，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拿一个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但这个事情1965、1966年的时候就没了，全没了，我连想也不想了。

叶：我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对高跟鞋很着迷，老爱画高跟鞋，很高很细的跟。其实当时社会上和我们周围并没有多少人穿高跟鞋，但我就是喜欢画。熟能生巧，我的小学同学说还记得我能一笔画一只高跟鞋，她们怎么画也画不了。这大概是我留给她们最深刻的印象了。上中学后当然就不画了，再画就会挨批了。

马：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儿，特别爱画古装美女，我爸爸就说留着，他觉得我确实画得好。在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蔽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脑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显得洋气。当时还流行肥裤腿，而且要长，盖住半个脚面。我也曾追过这些时髦，但因为衣料和式样都很普通，显不出特别来。革命化开始以后，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高兴。

叶：我们班也有同学专穿打补丁的衣服，而她们的家庭生活一点儿也不困难，这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新的“时髦”。有意思的是这个外表的变化对咱们似乎非常自然，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就像你说的，成了自觉的。坦白地说，如果不是最近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马：两张照片？

叶：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照的，

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概是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女孩子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带格的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都穿着灰色蓝色的衣服，而那个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上的变化是很有象征性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马：真是这样的。我本来是个很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爱美的女孩子，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呢？我现在想，当时真是不知不觉就变了。

叶：这个过程发生的很自然，大概还因为像我们妈妈那样的人的潜移默化的榜样。我印象中我妈妈总是一身蓝制服。从年轻时候起，就穿男女不分的衣服，穿了一辈子。

马：我妈妈也是一样，她们那一代女干部都是这样。

叶：到我妈妈去世前一年，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逛商店，在卖花布的柜台前，她突然说：“如果我年轻，就穿。”我妈妈那时患老年痴呆已经很严重了，但这句话说得这么明白，让我听得心酸，可惜这已经是她生命的晚期。那次我给妈妈买了一块很漂亮的料子，但是没有来得及裁。女性男性化的过程并不是在1960年代才开始的，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咱们是在这时感受到的。我想这个风气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马：毛泽东那时为一张女民兵的照片题了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咱们都有影响，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有印象。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我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程度？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人家觉得我有毛病，起码的常识都不